



孟城驛

故乡行

□ 佟道庆

当年十六岁,我从县中学报考军校,考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步兵学校,军事科目结业后,选学军医专业。自此离开家乡,辗转各地学习工作,父母恩故乡情聚少离多。平时偶然在报刊上看见睚宁二字,或者在人群中听到几句乡音,也能激动不已。从风华少年到满头积雪,离家几十年,还常常想家,故乡永远在心中。

今年清明,在我一再坚持下,儿子女儿陪我回到日思夜想的老家去。

父母在,家就在;父母不在,家也解体不存。我兄妹七人,像蒲公英种子一样飘落,天各一方。唯一的胞兄,为孝敬年迈父母,多次放弃调动升迁机会,始终守着故土老屋,如今也长眠父母身旁。这次回乡,几个侄子路边相迎,热情接待,让我又找到回家的感觉。走进家门,沙发上落座,故乡的茶水,故乡的美食,故乡的乡音传真情,令我这老年游子陶醉。

清明祭祀是这次回乡的主要目的。我艰难地走下轮椅,走到父母的墓碑前,在儿女的帮助下,将鲜花一束、时令鲜果祭品四盘、水酒一杯和燃香三炷摆上墓台。当我屈身跪在墓碑前,凝视父母遗像,积存心底多年的“父亲,母亲,你们的小儿子回家来看你们了”这句话一出口,满腔的思念再也控制不住,声音哽咽,泪洒黄土——一阵清风吹来,纸钱的灰烬随风卷起,飘落在墓旁,飞落在我的肩头。突然心生感应,肩头的灰烬,该是父母对儿子的抚爱……父母的音容笑貌在缭绕的烟火中依稀浮现,又终究归于沉

今天骑车路过老街,鬼使神差地拐进那条很久没走过的巷子。抬头一眼就撞见了它——界首供销合作社。

还是记忆里那栋老房子,水泥墙皮已经斑驳,风一吹似乎就要掉渣。白底黑字的牌子歪钉在墙上,“界首供销合作社”几个字,被岁月磨得发旧,却依然带着一种不容错辨的、属于上个时代的威严。木门早就上了锁,铜锁锈得发黑,门面上的春联只剩一点残红。看来,这里早就不是做生意的地方了。整条街冷冷清清,路上鲜少有人走动,往日繁华尽数褪去,只剩满眼萧条。

忽然想起小时候,最羡慕的就是供销社里的营业员。她们整天坐在屋里清闲自在,不用在外风吹日晒,一个个皮肤白净细腻,不像日日辛苦劳作、饱经风霜的母亲,那时候真心觉得这份工作无比体面风光。

只是她们平日里自带几分傲气,待人不算和善,上班时还坐在柜台里慢悠悠打着毛衣。我们进店买东西,都得安安静静耐心等待,必须等她们织完手里

六一儿童节前夕,我想起了28年前的一位6岁儿童,她的名字叫江珊。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央视《新闻联播》里。那是1998年8月1日晚上,湖北嘉鱼牌洲湾汹涌的洪水,把6岁女孩江珊冲上了树。她用双手紧紧抱住树干,一直坚持到次日凌晨,达9个小时之久。小江珊是幸运的,湖北武警消防官兵们开着巡逻艇,在黎明的洪涛中发现了她,迅速把她救上小艇。这一惊心动魄的画面,震撼了亿万观众。我激动之余,为《现代家庭报》写了一篇文章,主要是联想到增强孩子的应变能力,是家庭教育中的一个重要课题。

小江珊经历过的这种险恶处境,一

上世纪六十年代起,家乡小城奔涌着一支沉默而坚韧的运输洪流,那便是家喻户晓的搬运工人队伍。当时的高邮搬运公司下辖四个中队,县城里的短途运输业几乎全部由他们包下来,工商百业的物资流转,全赖他们肩扛手推、车拉脚行。

搬运工人的劳动工具就是一部人力木板车,那是体力消耗量特大的重活儿。记得小时候走在并不宽敞的大街上,只要搬运工人一声吆喝,连忙闪避让道,一支三五人或八九人的木板车队伍,一溜烟似的从我们身边而过。那由近及远的号子声,连同坚实的足音,不只是劳

寂,渐渐远去。我艰难地从墓前站起,却一桩心愿。

祭扫结束,走进故乡高作古镇,这是我的衣胞之地,父亲生前在中大街经商居住。这条街,隐藏着童年太多的欢乐和美好记忆。这是条南北向主街,约千米多长,中间是宽阔的青石板路,两旁是古朴典雅的青砖黛瓦木门板的商户,更具特色的是商户门口都有很宽的走廊,相互连接。这条冬挡风雪、夏挡烈日的风雨长廊,是高作古镇常年最具人气的地方。每当夜晚,大街灯火通明,夜市美食诱人,也是我童年的嬉闹场所。而今,站在故乡街头四望,感到十分陌生。这是我魂牵梦绕的故乡吗?青石板路被灰色的水泥路代替,那古朴的商户和连绵相接的风雨长廊没了踪影。取而代之的是鳞次栉比的二三层楼房,一式的铝合金门窗、柜台,时代感极强的商品,目之所及,都是新鲜的模样。我来到故乡街头,却找不到故乡了。

此时儿女用轮椅推着我,漫无目的地走着,试图在日新月异的街巷中打捞起儿时故乡的影子。记忆中的小镇,人口四五万,古老、繁华和富足。志书上介绍,明末清初,为防匪患,小镇四周建高大厚实的土城墙,设五门,即南门、北门、西门和大东门、小东门。五门各建有砖木结构城楼,门外有壕沟及吊桥。土城

界首供销合作社

□ 盛有香

这一圈毛线才肯搭理人。若是心急多问几句,或是说话声音稍大一点,立马就会招来一顿训斥,张口便是本地方言:虚什么虚!那时候我们都小心翼翼,轻声细语,不敢有半点怠慢。

那时候的供销社,是全镇最热闹的地方。货架上永远满满当当:粗布、肥皂、雪花膏、搪瓷盆、春耕的化肥、秋收的镰刀……从针头线脑到柴米油盐,没有你买不到的东西。逢年过节,巷子里挤得水泄不通,柜台前永远排着长队。大人擦着皱巴巴的票证,跺着脚对营业员喊:“同志,打半斤酱油!”小孩扒着柜台,盯着玻璃罐里的水果糖,口水都要流下来。谁家娶媳妇要扯块红布,谁家老人要买点补品,谁家孩子要个新书包,都得往这儿跑。营业员的笔在账本上沙沙写

六一节想起小江珊

□ 雪安理

般儿童是不可能遇到的,但现实生活中很难保证我们的孩子不会碰到天灾人祸。例如,碰到人贩子怎么办?路遇歹徒行凶怎么办?家中煤气泄漏、邻里失火了怎么办?游玩时发生车祸或不小心落水怎么办?报载,一个参加中考的学生,因携带的劣质笔不下水,竟然惊慌失措,束手无策,流着泪自行退出考试而断送了升学的机会。可见,增强儿童的应变能力并非危言耸听。

搬运工人

□ 刘小平

力的倾泻,更是生命在重压之下昂然挺立的宣言,是那个年代小城最炽热、最本真的人文街景。

载着沉重货物的木板车一天拖下来,搬运工人的身体已是疲惫不堪。每当傍晚时分,从城门口沿着北门大街向北,一直到税务桥一段街面上,三三两两的搬运工人,或切点熏烤肉或一包油炸花生米,加上一瓶二两五的土烧酒,倚在

内是商贾云集的中大街和四通八达的街巷及居民,街巷虽多,但功能有序。如菜市口、鱼市口、鸡市口、米粮市、布市、鞋市、柴草市,西门外还有骡马市、猪牛羊市等等。解放后拆城墙,填壕沟,古镇范围更大。随着经济的发展,特别是改革开放后,城乡建设一齐上,古镇旧貌变新颜。有些窄小街巷成片拆除建新小区、开商店。旧有街巷名称更新,商业功能由众多商店和超市取代。常住民增加,古镇市场的烟火气更浓。今天不是集市,行人依然很多,但都很陌生。我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,曾经的同学、故旧和好友乡邻多已凋零或搬迁。如今,漫步故乡街头,再想寻求那种偶然相遇,问姓似相识,称名忆旧容的惊喜与欢乐,已不可能了。

轮椅在小镇街巷中慢慢移动,常年积攒心底的乡愁仍在提问:梦中的故乡在哪里?记忆与现实的反差,物是人非的惆怅,对乡愁与时光变迁的感慨,一直在心中翻动。面对现实,我不再怀疑,这个坐落黄淮平原的小镇,就是我梦中寻求的故乡。这里有我长眠的父母,我的血脉后代仍在这里拼搏生活,有颇具时代感的他们的居所,也是我的家。走进就能听到纯朴动情的乡音,有吃一口就一辈子不忘的家乡美食,有浓得化不开的亲情。这次故乡行,我知足了。

车轮滚动,上了高速,故乡渐远。推开车窗,再次回望故乡,向故乡告别。在我心中那块最柔软最痴情的地方,将存进更多有关故乡的记忆……

着,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响,空气中混着肥皂的清香、酱油的咸香,还有新布匹的味道,那是独属于那个年代的烟火气。

可现在,什么都没了。

门是锁着的,柜台是空的,巷子是静的。曾经被无数双手摸得发亮的门把手,如今锈得推不动半分;曾经人挤人的水泥地,现在落满了灰尘和落叶。

时代变了。超市开了一家又一家,手机上点几下,东西就能送到家门口。谁还会特意绕到这条老巷子里,来这扇上了锁的门前?

可站在这里,还是忍不住鼻酸。

这扇上了锁的门,锁住的不仅是一间旧供销社,更是一整个时代的热闹与荣光。那些攥着票证的手,那些扒着柜台的眼睛,那些算盘声、吆喝声、说笑声,还有那句带着本地口音的“虚什么虚”,都被关在了门后,再也出不来了。

我拍了张照片,转身离开了巷子。风从背后吹过来,带着老木头和旧墙皮的味道,像一声轻轻的叹息。

有防少险,有备无患。增强孩子的应变能力,不仅需要加强儿童身体素质的锻炼,更重要的是培养健康、优良的心理素质。要有计划、有针对性地对孩子进行思想道德、意志品质、传统文化与人格修养等多方面的教育。

如今的江珊已是34岁的青年,她在去年6月13日的微信中写道(大意是):她如同手拿一把钥匙,轻轻开启跨越27年的时光之门,即将参加湖北省军区的音乐主题党课。字里行间朴实无华,却承载着关于生命守护与精神传承的动人故事。祝愿江珊在湖北铁路公安岗位上永远保持坚韧的精神,艰苦奋斗,焕发青春,为党和人民作奉献!

店铺门口或蹲在路边石墩上,一边喝酒吃菜,一边哼个小调。酒菜三下五除二地下肚后,醉醺醺地去大众浴室或三星池澡堂,一把澡洗过,算是彻底消除一天的疲劳。

犹记小学时光,我们几个同窗利用休息日,响应“向雷锋叔叔学习”的号召,常聚集在邮兴公路至大运河堤汽车站的上下陡坡处守候,争着在木板车后奋力一推,那沉重的板车经我们一助力,顿如生风,轻快跃上坡顶。前面拉车的师傅喘息未定,便朗声笑着说:小朋友们好样的!那一次次的夸赞,至今仍在我耳畔温热回响。

夏天里的汪曾祺

□ 程宏斌

立夏一过,风暖昼长,万物繁茂,天气也渐渐地热起来。我不禁想起汪曾祺先生给我们写过的夏天以及夏天的昆虫、夏天的食物、夏天的回忆。

1992年汪老在《我的祖父祖母》一文中深情地回忆70多年前夏天的往事,他说:“祖母很喜欢我。夏天晚上,我们在天井乘凉,她有时会摸着黑走过来,躺在竹床上给我‘讲古话’(讲故事)。有时她唱‘偈’,声音哑哑的:‘观音老母站桥头……’这是我听她唱过的唯一的‘歌’。”

我们每个人的记忆里都有一位慈祥的祖母或外婆。在我童年的夏夜,没有电风扇和空调,村头的老井边是一方纳凉的好去处。月光如水,从河畔的垂柳上静静地泻下来,大人们早早将凉床搬到老井旁的空地,我们几个孩子横七竖八地躺在床上。奶奶一手摇着蒲扇,一手指着天上的星星,给我们讲牛郎和织女的故事。不时有几只萤火虫也加入到我们的行列,人声、蛙声、水声,声声相映交错,给童年的夏夜增添了不少的乐趣。

汪曾祺笔下的水乡高邮,河道密布,芦苇丛生。夏天一到,便蒸腾起一股水汽,湿漉漉地裹着人,茅草、芦荻吐出雪白的穗,在微风中不住地点头。黄昏时分的高邮湖美得出奇,汪曾祺写道:“湖上的蓝天渐渐变成浅黄,橘黄,又渐渐变成紫色,很深很深的紫色。这种紫色使人深深感动。我永远忘不了这样的紫色的长天。”如今,观赏高邮湖落日已成为热门的网红打卡地,许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,只为邂逅这满湖铺金的绝美。

汪曾祺笔下的夏天,自然也少不了各色吃食。他写道:“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,下午剖食,一刀下去,咔嚓有声,凉气四溢,连眼睛都是凉的。”我读到这里,总要咽一下口水。那样的西瓜,我也吃过,是在老街的老宅子里。水缸里用老井水浸过的瓜,母亲捞起来用刀切成一块块,我拿一块迫不及待地咬一大口,甜丝丝的凉意顺着喉咙往下走,身上的暑气便消退了几分。除了西瓜,他还写有香瓜、梨瓜,有“蝈蝈似的”绿豆,有“滑溜溜的”凉粉,还有铜锅里熬出来香气扑鼻的豌豆粥。这些消暑的食物,读着都让人垂涎。

端午节是夏天里的节日。《端午的鸭蛋》是汪曾祺1981年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后写的一篇回忆性散文,描述了几时家乡端午的风俗和高邮鸭蛋的色香味,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故乡浓浓的热爱。

栀子花开的季节,老街的集市上总有几个穿着花布衣裳的乡下姑娘,左臂挎着一只竹篮,摆放着早晨刚从栀子树上采摘的含着露水的栀子花,上面盖着一层花手帕。不用大声地叫卖,花的清香就会吸引姐姐和婶子们围拢在竹篮边,买上几枝就急切地将它别在发夹上、衣襟上。

汪曾祺喜爱夏天的栀子花,他说:“栀子花粗粗大大,色白,近蒂处微绿,极香,香气简直叫人受不了,我的家乡人说是‘碰鼻子香’。又香得掸都掸不开,于是为文雅人不要,以为品格不高。”他替栀子花抱不平,大声地说:“我就是要这样香,香得痛痛快快,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!”这话听起来有点粗俗,但说得痛快,像极了夏天一场轰轰烈烈的雷阵雨。

夏天的昆虫很多,声音也很丰富。午后的蝉声最为洪亮,一直叫个不停,仿佛要把整个夏天喊出来。傍晚的时候,蛙声便起来了,咕咕、呱呱,从池塘边、稻田里、水沟旁,四面八方地涌来,似乎成了它们歌唱的主场。汪曾祺笔下的昆虫童趣横生,“隔着玻璃,可以看到金铃子在里面爬,吃切成小块的梨,张开翅膀叫。”叫蚰蚰长得粗壮结实,样子不大好看,就会呱呱地叫。用蜘蛛网捉蝉,有“海溜、嘟溜、叽溜”三种,每种叫声都不一样。“掐一根狗尾草,把草茎插进蜻蜓的屁股,一撒手,蜻蜓就带着狗尾草的穗子飞了。”螳螂“是很好看的。翅膀嫩绿,颜色和脉纹都很美”。这些生活中的点点滴滴,经他那么一写,便有了滋味,有了情致,有了触手可及的感受。

有人问汪曾祺:“你写这些昆虫什么意思?”他说:“我只是希望现在的孩子也能玩玩这些昆虫,对自然感兴趣。”可惜这些夏日的昆虫,如今的孩子是很少玩到了。

黄昏是夏天最好的时辰。热气渐渐散了,晚风开始吹,吹得院子里的丝瓜叶沙沙地响。汪曾祺写黄昏,写一家人坐在院子里吃晚饭,吃的是炸酱面,“讲究的要有十几种菜码,黄瓜丝、小萝卜、青蒜……还得有一小撮毛豆或青豆。肉丁炸酱与青豆同嚼,相得益彰。”五颜六色的,一大桌子,看着就让人高兴。暑热将尽未尽,晚凉将至未至,一家人围坐在一起,吃着简单却可口的饭食,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,家人闲坐、灯火可亲,那真是一天里最惬意的时光了。

夜里,搬一张大竹床到天井里乘凉,是汪曾祺常写的场景。看天上的星星,看萤火虫飞来飞去,看月亮慢慢升起来,清清凉凉的,把整个院子都镀上一层银。晚风轻抚,浑身爽利,暑气全消,很快就进入甜蜜的梦乡。

汪曾祺的夏天,是慢的,是闲的,是寻常的,却也是诗意盎然的。他有一种本事,能从最普通的日子,看出不普通的光景来。一块西瓜,一只蝈蝈,一碗凉面,一阵晚风,到了他的笔下,都有了温度,有了重量,有了让人怀念的意味。

在汪曾祺的笔下,夏天仿佛没有炎热的感觉,只有栀子花香,只有月华五色晶莹,只有萤火虫一闪一闪亮晶晶。他说:“夏天的早晨真舒服。空气很凉爽,草上还挂着露水(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),写大字一张,读古文一篇。”我读他的文章,常常想,一个人的心里,要装着多少对这个世界的喜欢,才能写出这样的文字来?他经历过苦难,却不肯把苦难挂在嘴上,只把那些好的、暖的、有趣的,捧给读者看。这种宽厚,这种温和,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力量。

这大概就是夏天里的汪曾祺,给我们的最好的礼物了。